

林散之

江苏文史资料第113辑



林 散 之

林昌庚（执笔）
林荇若

林荇若
林昌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编 审：吴志明
责任编辑：史 纵

林散之

(江苏文史资料第 113 辑)

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发行

(南京长江路 292 号 邮编 210018)

南京五四印刷厂印刷(1998 年 8 月)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22 千字 插页 32

印数 1—2000

ISSN 1003—9473 CN32—1287/K

定价 25 元

前 言

林散之先生是我国当代负有盛名的书法家，被誉为“当代草圣”。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位技艺精湛的画家，曾从黄宾虹学画三年，缶庐老人激赏其才气。他还是一位功力深厚的诗人，爱诗成癖，坐卧行旅，都不忘吟咏，尤耽宋诗，晚年自选旧作成《江上诗存》三十六卷，淳朴自然，不假雕饰，风格逼近杨万里。

林昌庚教授为了使先人的艺术史料不致散失，乃约同其胞兄妹根据数十年耳闻目睹和家藏遗稿等文字资料，合力撰述成本书，由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为之出版，以供同好，以广流传。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感到本书有三大特色：（1）记叙翔实、具体，文字通俗、生动，如听人谈名人家史，谈者娓娓不倦，而听者亦醺醺有味；（2）图采丰富，本书附图幅，读者不独从中可纵览林老一生的书画精品，和每个历史阶段的代表作，研究者还可从中探讨林老每个历史阶段的艺术特色及其风格递变过程；（3）本书记叙以历史时间排列，每段文后多附有林老诗作若干首，因此古诗词爱好者又可作为林老的编年诗读。

我们预期本书出版后，将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因此在编印装帧各方面都力求审慎。但限于水平，错误难免，至希海内外史家学者多所指正幸。

编 者

一九九一年四月

作者序

1989年12月6日,我们最敬爱的父亲——林散之与世长辞了。

尽管父亲已寿届九十二岁高龄^①,尽管对父亲的辞世我们早有思想准备,但等到父亲真的与我们永别时,仍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悲痛。

父亲虽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音容笑貌,他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却总时时清晰而又深刻地萦回于我们的脑际。

父亲的一生,是极其艰苦坎坷的一生。如果说有黄金时代,那只是在他十三岁以前。由于优越的家庭环境和祖母的无比溺爱,他顽皮而尽情欢乐地度过了短暂的童年。十四岁以后,由于祖父的早逝和家庭的急剧衰落,使他走上了发奋求学和艰苦创业的征途。经过他自己难以想像的刻苦努力和名师的正确指点以及万里壮游,使他的艺术成就与日俱增。

进入四十岁以后,父亲远游归来,刚刚踏上艺术发展新阶梯的重要时刻,严重不利于他艺术事业发展的种种困扰和波折连续不断地向他猛烈袭来: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解放后接二连

^① 我国民国计年岁方法习惯用虚岁,即出生当年为一岁,第二年为二岁,余类推。父亲林散之毕生所作书画落款皆用虚岁,为与其一致,本书皆用虚岁。

三的疾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与他艺术事业毫不相干的十二年行政事务生涯……一直到1963年，父亲已六十六岁，由江浦转到江苏省国画院，才真正安定下来，全身心地从事他的艺术创作。但好景不长，只安定了三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母亲病亡，家里珍藏的书、画、碑、帖悉数被毁，父亲被迫到处流浪，身体不幸致残，差点丢了性命。

但是，数十年间，不管处于什么变化万千的艰难环境，父亲总能“动中求静”、“以不变应万变”。这个“不变”，就是他对艺术事业从不间断地、呕心沥血地苦苦追求。这也是他一生多难生涯中在心灵上的最大乐趣和安慰。

父亲一生淡泊，不求闻达，“笑把浮名让世人”。等到他的作品被从寂寞的角落里发掘出来，公诸于世，并逐步受到高度重视时，他已两鬓苍苍，步入耄耋之年，走路都要借助轮椅了。

父亲在艺术上的成就，现在已较普遍地为世人知晓了。但早在1962年，父亲还在江浦任副县长时，高二适先生第一次见到父亲的书法作品时，拍案惊呼：“这才叫字！”对父亲的诗则誉为“当代诗坛一绝”。十年后的1972年，启功先生第一次见到父亲的书法作品时，崇敬之情油然而起，脱下帽子，向作品恭恭敬敬地鞠了三鞠躬。后来，启功先生赠父亲诗有“吴生画笔杜陵诗，纸上依稀两见之”的赞语。1975年，父亲去北京，在李真将军家挥毫作书时，启功先生在旁看着，惊叹说：“林老写字真如大鹏展翅！”1976年启功先生在“林散之草书中日友谊诗卷”上题跋云：“散翁先生书学服膺其乡贤包慎伯之说，深入汉魏，而放笔为草，沉着痛快。尝观临池，悬肘回腕，撮指执管，纵横上下，无不如悉，竊效为之，不能成字。而先生笔底龙蛇，枯间相发，回视包慎翁之专倚漫笔淡墨，余沈湎然以济其笔力所不到者，其得失自见。王荆公诗云，莫道今人不如古，信为知言。”赵朴初先生从1972年开始，多次赞誉父亲：“散翁当代称三

绝，书法尤矜屋漏痕。”“老笔淋漓臻至善”，“精思博学复奚如”。“雄笔映千古，巨川非一源。”江泽民主席在《林散之艺术馆》参观林散之的书法作品时，作出“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的评价。评价其草书精品“不让前贤或有过之。”亚明先生在一次大会上发言说：“由于林散老的存在，才使我国书法艺术保持了国际领先地位。”陆俨少先生谓：“观散翁书字，开卷之际逸笔余兴，百态横生，淋漓挥洒，烂然在目，为人所不及。”老卉先生评曰：“林散之书法独步当代。”1984年，日本青山杉雨先生称颂父亲“草圣遗法在此翁。”还有人认为：“我国书法艺术，从王羲之到林散之，过去几千年没有人能超过王羲之，今后要超过林散之是更不容易了。”

然而，父亲自己则认为：“时名不足取”，“评价一个人的艺术成就，要等他死后三百年才能定案。”他从不满足自己已经取得的成就，一直到九十多岁还要求自己“为学日求益”。

我们的艺术水平都很低，尤其作为子女，我们不便也无能力对父亲的艺术成就作出确切评价。但对于父亲一生如何历尽艰辛、顽强不懈地苦苦攀登艺术高峰的具体历程，则了解得比其他入更多一些、准确些、详细些。出于对父亲、对社会的责任感，我们觉得有必要把父亲的毕生经历真实地介绍出来。如果世人能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迪，则我们于愿足矣。我们想，这也是符合父亲生前愿望的。

由于父亲一生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在撰写本书过程中不得不回忆起许多令人伤心的往事，因此，这本书往往是伴着泪水写成的。

在撰写过程中，至亲李秋水始终协力相助，使本书得以如期完稿，谨致谢意。

目 录

前 言	(1)
作者序	(1)
一、大家庭	(1)
二、顽皮的童年	(5)
泥美人的风波	(5)
祠堂闹鬼	(6)
《辞源》里的“蜈蚣”	(7)
骡子的尾巴	(8)
钓公鸡	(9)
画驴	(10)
江水滔滔一孤舟	(11)
三、奋发的青壮年时代	(13)
祖父早逝	(13)
学徒	(14)
“不及，非人也”	(15)
求师	(16)

古棠三痴生拙稿	(18)
习武	(19)
手足情	(20)
课蒙	(21)
恩师张栗庵	(22)
起死回生	(24)
驱狐	(26)
痴人得贤妻	(27)
分家	(29)
江上草堂	(31)
父亲的名字	(34)
《山水类编》	(35)
荐师黄宾虹	(35)
保镖	(39)
治水	(40)
 四、壮游	 (45)
准备	(45)
游程概况	(46)
密藏旅费的妙计	(49)
十次遇险	(50)
成都以后	(54)
归来	(57)
游兴再起	(59)
 五、抗日战争时期	 (62)
轰炸乌江	(62)

逃难	(64)
避难新法	(65)
抢救人命	(66)
“鬼子兵”筑炮楼	(68)
“以华治华”	(69)
“乱世人命不如鸡”	(70)
处世难	(72)
人质	(74)
乱世吟	(75)
六、解放战争时期	(78)
挥戈痛未已	(78)
《古银杏行》	(79)
合肥行	(81)
吕留良虫蛀砚	(81)
解放前后	(84)
土改	(85)
四十年代的书画代表作	(86)
七、江浦十二年	(87)
江浦任职	(87)
挖堤放水救禾苗	(88)
“一定要保住林五先”	(90)
“有求必应”	(92)
农民的石门槛	(92)
“横看竖看不满意”	(93)
六十初度	(94)

三年困难时期	(95)
喜识新诗友	(95)
“留得寒窗夜夜灯”	(97)
论书画的诗和书画代表作	(98)
 八、“好风送我过江来”	(101)
湖上新居	(101)
太极拳	(103)
诗友高二适	(104)
再上黄山	(107)
漫游江苏	(108)
最沉重的打击	(109)
 九、七年流浪	(112)
扬州暂栖身	(112)
林院几往还	(116)
大劫	(119)
书名初震	(123)
笔会	(125)
南艺的一段插曲	(128)
在乌江期间的艺术创作	(129)
画像趣谈	(131)
 十、高潮和衰退	(134)
重返南京	(134)
《江上诗存》抄印	(136)
四上北京	(144)

“腹上空留指爪痕”	(148)
“睡魔”和“戒诗”	(151)
出版风云	(153)
父亲与古平	(158)
日本现代书法展览	(159)
林散之书画展	(161)
“草圣遗法在此翁”	(163)
“何处能寻避债台”	(164)
师门恩深	(167)
乐育幼苗	(169)
 十一、灿烂晚年	(172)
移居林学院	(172)
夕阳红满楼	(173)
书法界的争鸣	(175)
“生天成佛”——绝笔	(179)
 十二、溘然病逝	(181)
 十三、“林散之书画陈列馆”和“林散之艺术馆”	(183)
 附录一 漫游小记	林散之(184)
附录二 父亲论书画诗选	(251)
附录三 林散之年表	伊 为(259)
附录四 挽联挽诗集	(277)
 编后记	(289)

一 大家庭

我们的曾祖父居安徽省和县乌江七棵松，家境很穷，捕鱼为生。生三子一女，长子名成兴、次子成璧、三子成章（也就是我们的祖父）。后为捕鱼之便，举家迁至江苏省江浦县蒲圩，距乌江镇约三华里，住茅屋，终年食芋粥为生。

大祖父儿时帮富户放牛，下身围麻袋当裤子穿。十八岁投军，结义兄弟九人，叙齿最幼，人称“林老九”，号邦治。自幼臂力过人，投军后，勤练武艺，屡建战功。清同治年间，赐巴图鲁，封建威将军，驻山西大同，镇守雁门三关，以威猛刚介遭仇家暗刺，殁于任所，归葬祖籍七棵松老塋。

大祖父任职期间，在江浦县距乌江镇约一华里的江家坂村建造了一座官邸，前后共三进，加上厢房，共有四五十间平房，房屋后面是小园。大祖父满想解甲归田后在此安度晚年，没料到他一天也未住过。

大祖父在任上，家政由二祖父成璧掌管。大祖母带着一个儿子住江家坂宅。大祖母是山西人，我们儿时都见过她，因语言不通，很少和她讲话。记得每逢节日或寿辰，她总要穿上诰封的官服。那时，大祖父还特地派他手下一个武艺高强的谭师傅作为护宅保镖师。二祖父有三个儿子，整个大家庭有三十多口人。

我们的祖父和二祖父是双胞胎，祖父天性诚厚，无意功名，又不善理庶务，惟以读书消遣。祖父先娶黄氏，早亡，遗有二女。祖父三十五岁时续娶和县名门吴氏女，就是我们的祖母。婚后第二年，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祖母在江家坂大宅首胎生下我们的父亲。时祖父已三十六岁，中年得子，举家欢欣，亲友都来庆贺。父亲在叔伯兄弟中排行第五，因呼乳名为“小五子”。父亲生下来左耳有些聋，稍长，恒默默，人以为呆，遂又喊他为“五呆”。父亲出世时，大祖父已去世好几年，二祖父由于无人拘管，专横独断，总揽家政大权。大祖父生前留下不少产业，他去世后，家中光景一年不如一年，最后只剩下一个空架子。

父亲儿时生长在这个没落的大家庭里，给他留下最难忘的印象是谭师傅和大祖父的一匹白马。

谭师傅是山东人，身材魁梧，一生未娶。父亲幼时亲眼见过他许多惊人的武艺。他力大无比，却又身轻似燕；惯使一口单刀，十数枚铜板堆迭起来，可一刀劈为两半；以弹击物，百步之内，弹无虚发，人称“神弹子”。父亲说他多次看到谭师傅越过高墙或跳上房子，但不是凌空跳上去，而是先跑几步，顺力用脚在墙上踏几步，借势一纵身，双手按住墙头或屋檐，借助臂力翻越高墙或跳上房子。二祖父从谭师傅学武，也能轻易地用上法跳过一丈多高的墙，但不能上屋。

有一次，谭师傅和众乡邻在宅后小山上闲谈，大家哄闹着要谭师傅表演武功。恰巧这时有一条大牯牛在旁吃草，大家强要谭师傅和牛比试力气。谭师傅一向不轻易显示自己的武功，但拗不过众乡邻，就起身用双手分别抓住牛的两角，和牛对顶起来。正相持不下，有个青年拿起身旁的扁担对着牛屁股猛打。此时牛在上坡，谭师傅在下坡。牛被打，猛力向谭师傅顶过去。谭师傅运足全力顶住，岿然不动。由于用力过大，双足陷入干土地达数寸之深。牛尾后被打，

前面又顶不动，急得喘着粗气，圆睁着通红的双眼。这位冒失的青年，见大牯牛居然顶不动谭师傅，一时兴起，更用力地在牛屁股上抽打起来。这时谭师傅只要一松手或稍一后退，就有性命危险。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见谭师傅运足内功，猛力把牛向后退，一纵身向旁跳出，牛一头栽跌在山下，动弹不得，大家都吓呆了。

还有一次，谭师傅带着父亲去乌江镇上看戏，戏台搭在露天，台前摆着一排方桌和椅子，供有钱有势的人坐在桌旁，边品茶边看戏，一般观众是站在戏台前面的广场上看。谭师傅去时，只有一张桌子旁还空着两个座位，其余的桌子旁都坐满了人。谭师傅想带着父亲坐上去，桌子旁边坐着几个体面的绅士不让谭师傅坐，争执起来。谭师傅左手抱着父亲，右手抓住桌子的一角轻轻举起来，越过坐着的人头放到旁边。桌上茶杯、茶壶都安然无恙。四旁的人都看呆了，赶紧让出座位给谭师傅带着父亲坐下。

父亲幼时老缠着谭师傅要学武功，由于太顽皮，谭师傅怕他学得真本领会闯祸，始终不肯教他。

大祖父有一匹白色战马，体长丈二有余，奔跑如飞，善通人性。大祖父有次作战，身负重伤，从马鞍上摔倒在地，马即停蹄躺下，让大祖父慢慢爬上马背骑稳后，急起奔驰而去。后面敌骑紧追不舍。马跑到一绝涧，宽三丈余，不能过，眼见追兵临近，大祖父自念必死。马回首看了一下，忽后退十数步，奋蹄昂首，一纵跃过。后面敌骑不能过涧，大祖父乃得安全返营。从此，大祖父爱此马如命。马老后，特专派一个老马伕，送它来江家坂养老。它只服这个老马伕，他人不敢靠近，近则又踢又咬。父亲说，他儿时顽皮又大胆，但对这匹马是敬而远之。后老马伕病故，此马哀鸣不已，绝食而死。家中将此马葬于马伕墓旁。

祖父临终前一年，体弱多病，延医服药无效，不得不作身后计。深知二祖父专横暴戾，担心自己一旦辞世，留下孤儿寡妇，定受欺

凌。乃从江家坂大宅搬到距江家坂约一华里的营房边一座旧“庄房”去住。庄房共两进，每进四间，加上厢房，共有十间。虽远不如江家坂大宅那般气派，但前场后园倒也宽敞。这里就是后来父亲的故居，也是我们兄弟姐妹的出生地。

当时名虽析居，但经济上并不分开。祖父小家庭的一切生活费用仍从二祖父手里支取。

我们家庭史上所有四处住宅：曾祖父和祖父幼时居住的七棵松和蒲圩的两处草房住宅，祖父们和父亲幼时居住的江家坂大宅，祖父母、父亲、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居住的营房边住宅，由于迭经战乱，人事变迁，现全部不存在了。

乌江镇距七棵松约七里，距蒲圩住宅约四里，距江家坂约一里，距营房边约二里。

二 顽皮的童年(13岁以前)

父亲自幼憨痴，却酷爱绘画。当时大家庭中并无一人会画，也无一人喜画。父亲大约三四岁时，一次冬天晚上，祖父坐在床边桌子上记帐，祖母带着他偎坐在被子里做针线。父亲只是顽皮胡缠，不肯睡觉。看见祖父出去寻找东西，便立即从床上爬起来，站在板凳上，抓起记帐的毛笔就在帐本子上画着人头、小猫、小狗，等到祖父回来，帐本子已被画得一塌糊涂。祖父气极，抓起他的小手狠狠地打。祖母爱子如命，一贯都是顺着、护着，见儿子被打，赶紧起床，抱走了事。

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越来越顽皮，简直顽皮得出奇。但他的顽皮常常与他童年的艺术“爱好”和“创作”相联系。有着许多有趣的童年故事。

泥美人的风波

父亲六岁时，一次到邻妇房间去玩，在梳妆台抽屉里发现许多银制簪珥插花之类的首饰，喜出望外，忙拿到门前塘边，取水和泥，塑了一个“泥美人”，把首饰插戴满头。邻妇外出回房，见首饰无影无踪，大惊，奔至门口，大呼：“不得了啦！我家的首饰不见了！”四邻